

新学年开学之际,突然想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十岁裁诗走马成,冷友残烛动离情”换成“十岁成名天下知,一生赢得却凄情”。诗中“十岁裁诗”之人,便是李商隐的外甥——晚唐著名诗人、政治家韩偓。宋代计有功《唐书》曰:“义山云:‘(韩偓)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友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风声。’”李商隐的诗写于唐大中十年(856年),是他从四川返回长安重读五年前外甥韩偓题赠的诗句,回忆往事,有感而作的一组七言绝句(韩偓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待坐罢回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雏凤清于老风声”以风喻人,巧妙道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夸韩偓文思敏捷,像东晋的袁宏一样,走马之间即成文章。

原来,大中五年(851年)秋末,李商隐离京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在送别李商隐的晚宴上,李商隐的故友和连襟韩偓带着十岁的儿子韩偓赴宴,韩偓即兴赋诗,满座尽惊。这位走马成诗的少年韩偓,一下子成为超级“网红”。

其实,韩偓虽是“官二代”,却是不折不扣的“学霸”。《唐书》载,韩偓“条谓:‘偓,小字冬郎,号致尧,自号‘玉山樵人’。’”对其简历,《新唐书·列传·卷一百零八》介绍得更详细:唐会昌四年(844年),出生于长安的韩偓,擢进士第,佐河中幕府。从韩偓创作的科考诗《初赴期集》看,他是在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45岁时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的。

如果说韩偓的少年因一诗成为神童,中年进士及第才成青史留名的好官,那么他的青年则是一部香艳绮丽的《香奁集》。他可能没想到,“人许风流自负才,偷桃三度到瑶台。至今衣领胭脂在,曾被谪仙痛咬来”的个人爱情诗歌总结,却被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评为“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更被宋末徽州籍诗人方回痛斥是“香奁之作,词工格卑”“海淫之言,不以为耻,非唐之衰而然乎”。然而,可笑的是,“大义凛然”痛斥唐末“一代诗宗”韩偓的诗人方回“节操无可言者”。方回在南宋理宗时进士及第后,极力向权臣贾似道献媚,得任严州知府,又始终高唱“死守封疆”之论,可“及元兵至,又望风迎降”,一直成为笑柄。

殊不知,宋代一些文人眼中的“海淫”诗人韩偓,却被清代纪晓岚点评为“唐末完人”,其“性情既挚,风骨自道,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他在长安时与奸邪势力作斗争,被贬谪后仍心系国祚。清风峻节,千载而下犹令人慨思之。这岂是方回之流可比述?

韩偓的形象在这些文字的叙述下,瞬间树立了起来。《新唐书》这部正史用轻飘飘的一句话表达深受唐昭宗器重的韩偓力辞宰相的品德,继续担任中书舍人的韩偓“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暗流汹涌,宰相崔胤为对付宦官,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入朝,韩偓极力阻止未果。果不其然,李茂贞很快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韩全海将皇帝劫持到凤翔。“夜迓追及郾,见帝恹然”,韩偓义无反顾追随昭宗至凤翔,坚守着文臣最后的忠贞。作为一个文臣,韩偓为救出昭宗,辗转反侧,上下求告,在宦官、权臣、将军等各色心怀叵测的人物如狼环伺的恶劣环境中游走。在凤翔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唐王朝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论是昭宗,还是韩偓,抑或是忠于皇室的其他士人,对朝局都有着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情形下韩偓的坚守,更加难能可贵。后来,节度使朱全忠兵围凤翔,打败李茂贞,诛杀韩全海,韩偓才随唐昭宗回到长安。

风雨飘摇的唐朝末期,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在朝堂上睥睨众生,“临宣宣事,坐者皆去,席偃不动”。韩偓还慷慨陈词:“待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朱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韩偓高吟“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捩虎须。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斧”,愤然离京。从此,没有自由、无法自主的唐昭宗,身边再无可用之人。

天祐二年(905年),大唐掘墓人朱全忠把废太子李裕及昭宗其他9个王子灌醉“皆绞杀之”,并“复召(僖)为学士,还故官”。韩偓知道这是魔鬼用来收买人心的诡计,没有入朝。清代文学家吴任臣在《十国春秋·卷九十五》“閏六”中说,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韩偓拒王审知的挽留,无奈地离开“梁土”,避难于福建泉州。曾经“雏凤清于老风声”的翩翩少年、“人许风流自负才”的偶像青年、“一片丹心报天子”的雄壮中年,成了下地耕种、上山砍柴的“玉山樵人”,自称“已约病身抛印绶,不嫌门巷似渔樵”,过着退隐生活。

韩偓不仅被尊为“一代诗宗”,《全唐诗》收录其诗作280多首,而且也是著名书法家,宋《宣和书谱》载,其行书最佳,曾有《仆射帖》《艺兰帖》《手简十一帖》等传世作品,堪称人生大赢家。不过,即使韩偓再才华横溢、智谋超群、忠贞不二,他生逢乱世赢得也凄惨。或许能给现代人一些启迪,一个人的学识再高、本事再大,离开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好时代,也难以实现远大抱负。

《十国春秋·韩偓》记载:“(后梁)龙德三年,(僖)卒于南安龙兴寺,葬葵山之麓。殁之日,家无余财,惟烧残龙风烛一器而已。”1933年12月,驻锡开元寺的弘一法师途经葵山附近,偶然发现路边的“唐学士韩偓墓道”石碑,当即登山拜谒,感慨而激动,“伏碑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身”,还叮嘱旁人“为他与墓道碑合影留念”。

阅评

《黑神话:悟空》作为国产游戏大作,从酝酿、立项到内测、上线,不仅时刻吸引着无数游戏迷的关注,而且以其卓越品质、东方神佛、西游情结等飞速“破圈”,一时间刷爆社交媒体。我们在感慨中国终于拥有了优秀的3A游戏大作时,所谈论的仅仅是一款消磨时间的“虚幻沉浸”吗?还是因为从中感受到了更多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元素?立足《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演绎,结合《西游记》及其衍生作品,法律人不妨从法的价值角度探讨一下:孙悟空这只“泼猴”,究竟是倒反天庭,还是拨乱反正?

法律上的公平,旨在追求不分亲疏、贵贱、优劣、强弱等的一视同仁,不偏袒任何个人,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公正合理、平等对待。公平作为法的价值,阐述容易,实现却难。《黑神话:悟空》的开篇,孙悟空已经辅佐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被封为“斗战胜佛”,不仅折抵了之前“大闹天宫”等“罪过”,而且理应为有功之猴受到奖赏、安稳度日。仅仅是不愿天庭为官,不愿做那端坐的神佛,就受到天兵天将的征伐和屠戮,无论背后有什么隐情,对孙悟空都难称公平。对此,即使身为“反派”出场的二郎神杨戬也承认:“他不是只普通的猴子,他是有功的猴子,是封过佛位的猴子。这里除了我,没人配与他单挑。”作为整个游戏故事的开端,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孙悟空奋起反抗天庭的责难和压迫,虽身殒道消,却慷慨激昂,可以说瞬间激发了游戏玩家对孙悟空冤屈境遇的同理心和沉浸感。

从法律角度看,有罪不罚,有功不赏,何来公平可言?孙悟空的退隐诉求并不为过,如果在一处中立、权威的裁判机构,开展一场公开、透明的对等审判,花果山也不至于遭受无妄之灾。

法律,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稳定有序、和谐共存的态势。法律既是解决矛盾纠纷,减少混乱冲突,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工具,又以原则、规则、倡导、禁止等内容成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力求稳定的秩序,与变化、创新、自由等存在一定相互克制的关系,这也是许多伟大作品的核心主题。纵观整部《西

影评

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在揽获全球200多个奖项和提名之后,不负众望地斩获第9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并在睽违近一年之际登上中国电影院线。这部被标签为“以悬疑案件揭开婚姻面纱”的剧情片,通过一起疑似谋杀案的审判现场,将待查明的案件焦点扭成对失败婚姻关系的围观。

影片开始于妻子桑德拉与一位女性来访者的访谈。其间,从丈夫塞缪尔所在的阁楼上传出的嘈杂音乐声,成为打断访谈的噪音。这种颇具挑衅意味的干扰,映射着丈夫对妻子的不满,为接下来的坠落审判埋下了伏笔。

访谈结束不久,在阁楼干活的丈夫被发现坠亡于门口雪地上。由于此处处于白雪皑皑的郊区,人迹罕至,妻子桑德拉成为最大的嫌疑对象。糟糕的夫妻关系,则成为解释杀人的完美动机。在这种动机的加持下,案件的侦查方向,就围绕夫妻二人之间的齟齬展开。越劲爆的“家庭裂痕”,越能巩固妻子谋杀丈夫的可信度。

以至于在警察的当庭证词中,“妻子接受文学系女生的采访、丈夫在楼上干活”的普通家庭场景,被描述为“两个女人在亲密聊天,而他则在楼上辛苦地干活”,这种情感色彩十分鲜明的立场性言辞,有意无意地暴露出“妻子的同性恋倾向”,即刻成为审判现场的大瓜,进一步增强了“妻子杀人嫌疑”的印象。

书评

“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赵云是《三国演义》中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关于赵云之雄才大略,小说中的描写不少,刘备伐吴的故事中,赵云力谏,虽然未果,但其中蕴含了一些方法论的启示,可探讨之。

话说曹操病死,曹丕自继王位,华歆等一班文士大臣,逼迫汉献帝禅让皇位于丕,不受禅让,改国号大魏,汉室倾覆。蜀国诸将听闻曹丕篡位,乃拥立刘备为帝,按照历史的惯例,刘备假意推辞一番,欣然受了玉玺,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理为梁王;封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吏,一一升赏,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欣跃。

登基礼成,新皇马上任,当然要显威风。刘备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关羽报仇。新皇降诏曰:“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是负盟也。朕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此时,赵子龙出列,再三劝谏:“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以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待讨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

周圣



《黑神话:悟空》游戏截图

记》,何尝不是从力图打破既有秩序,到被秩序强制收服,进而受到感化遵从秩序的过程?《黑神话:悟空》虽是原创续写的演绎,但其精神内核显然延续并遵循了原著反抗压迫、彰显自主、重建秩序的逻辑进阶。

游戏开篇,孙悟空肉身无法摆脱天庭秩序施加的紧箍束缚,以死明志,六根散落,到游戏结局,是重新戴上紧箍再次皈依既有秩序,还是拒绝紧箍、摆脱枷锁、恢复记忆,为之后再上天庭重建秩序积蓄力量?相信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后者。良法善治下的秩序,所追求和维护的绝不是一潭死水的固化,而是公平、科学、人性化的秩序体系,崇尚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当遭遇游戏中“黑神话”的不公秩序时,该如何?借用小说《悟空传》中被改写的对话:“大圣,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如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正义是法的首要 and 核心价值,是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满足人们对社会利益、关系和形态的理性化需求。从法律上看,正义

可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追求权利义务分配,最终裁判结果的公正合理,程序正义关注步骤、程序、过程等的公开透明、公正无私、公平严谨。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客观条件,对正义的内心认定存在差异,但仍有一些得到公认的正义标准。《黑神话:悟空》中,为什么我们很难将二郎神、四大天王所代表的天庭视为正义?看看“猴哥”的声讨:“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我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我也懂;我不懂的是……你们杀我猴子猴孙!”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取经封佛后的孙悟空求的非是功成身退安稳度日,却仍被忌惮、胁迫、追杀,天庭可谓鸟尽弓藏、背信弃义;派出天兵天将,诸般神祇,只为围攻镇压花果山,唯有一有造化的一只石猴,天庭可谓以多欺少、恃强凌弱;利禄失效、威逼无用、打斗不过,就无端屠戮孙悟空所关心的猴子猴孙,“老弱妇孺”施以要挟,天庭可谓滥杀平民、殃及无辜。如此行事的天庭及其制发的法令规矩有何正

程序疮疤,需要一个完美的补丁

张录芳

庄严肃穆的法庭,不知不觉沦为外人窥探家庭隐私的猎奇场。夫妻之间有关背叛、欺骗、怨恨乃至性,都被以法之名堂而皇之地展示在外。庭审参与者,在共情效应的原始驱动下,不自觉地深陷其中,客观公正的堤坝被不自知地冲垮。

事实上,人的感情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很难用简单的爱憎进行极端化二维划分。案件事实可以用证据的方式予以物化感知,而人与人之间的爱憎情感又岂是区区一场庭审能够予以证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坐在旁听席上的儿子,成为这场审判中最大的受害者。

为人父母者,无论现实中如何不堪,大抵都期望成为自己孩子心目中完美的存在。而今,通过这场跑偏的庭审,父母留在孩子心中的漂亮外衣被扒下,露出自私、失态,甚而略显丑陋的人之本性。坍塌的人设对孩子心理的冲击也许会成为影响其一生的梦魇。

被告席上的妻子,而今只能以一个卑微母亲的身份,无奈地向儿子解释:“你在法庭上听到的都是……”她迟疑着,试图找一个词来表达那种复杂的心理。顿了顿,她选择了“扭曲”。“事实上,我和你爸爸选择了彼此,是灵魂伴侣……”她试图在儿子跟前竭力挽留父爱恩爱的形象。但,打心自问,难道法庭上证实她与丈夫互生罅隙的证据是假的吗?爱曾经真切地存在过,如今的相看两生厌也

义可言?孙悟空的觉醒和斗争因此具有了道义上的充分性和正当性,玩家能够很自然地代入“天命人”,重走西游路,再次举起反抗不公的大旗。

自由是人能够自在而为、不受拘束的一种状态。在文明社会,自由的实现离不开法律遵守,法律的权利义务设定均以自由为前提和目的,法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自由。《西游记》及其衍生作品为什么能在几百年来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因为“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他天地孕化、出身山野,自然至诚,毅然离开花果山外出学艺修仙,为的是长久畅享人间,跳脱生死羁绊、掌握自身命运;他夺如意金箍棒、改生死簿、辞弱马温、称齐天大圣,直至大闹天宫,与天兵天将大战,等级秩序与制度威压能如何,虽千万神祇吾往矣又如何,敢以一猴独自对抗诸天神佛以求自在;他被五指山压五百年、护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历经考验入封“三十五佛”,重情重义,回报恩情,修成正果,重获自由。《黑神话:悟空》演绎的是孙悟空封佛之后反抗、身殒、重生、再战的故事,更符合很多人心目中那个勇于追求自由的大圣形象。

甚至于,在这个西游世界中,天蓬元帅与蜘蛛精有前世情缘、凡尘羁绊,孙悟空虽三次打碎过去的爱仍无法放下、虽成佛却逃离——至情至性的“妖怪”,何尝不是奔走凡尘间受俗事牵扰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映射?“为了自由,我们才做了法律的臣仆。”我们当然难以成为“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却可以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让更多的实现和享有自由。

《黑神话:悟空》毕竟只是一款游戏,它设定了一个看起来不公、强权、不义、专断的天庭,显然有违法律的公平、秩序、正义、自由之真意。游戏过程中,人人都是孙悟空,人人都在维护心中正义。这哪里是倒反天庭,明明是拨乱反正!游戏以孙悟空恢复记忆、拒绝紧箍为最好结局,也希望人人都能在良法善治的保障下,于人生这个“游戏”进程中,努力摘掉紧箍,为不平而鸣,能修正秩序、敢伸张正义,实现真正的身心自由。

的的确确地发生着。通过庭审程序查实的糟糕夫妻关系,不过是婚姻走向索然无味后的结果。但这就能证实她杀了丈夫吗?最后,她只能无奈而沮丧地自问:这该如何证明呢?

示证、质证、交叉询问、辩论等等庭审程序,成为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这些本应为人称赞的程序正义元素,却似乎成为这场坠落审判的元凶。从这个角度而言,与其说这是对被告人的审判,毋宁说这是对程序正义的一次审判;再完美的制度设计,端赖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去落实。

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检察官抑或律师,即使穿戴着极具职业特色的服饰、身处极富正义元素的氛围当中,依然无法掩盖他们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极易为案件事实所共情。这种共情,犹如硬币的一体两面,在促使案件裁判契合常情常理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激发偏见的诱因,使得公正审判成为对被告人品质的伦理检视。

人的有限性,注定了这个程序上的疮疤,也许永远缺乏一个完美的补丁来修正。一如那位在数年前因杀妻而闻名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去世后,有人写道:他的死再次提醒人们,美国的司法体系曾辜负一名被虐待的女性,让有权有势的男性逍遥法外。但是,如何避免庭审仅仅成为撩开私生活帷幔的借口,继而防止司法程序滑向道德审判的漩涡,则值得每一个司法人员深思。

赵云之谏中的利益衡平

——《三国演义》之父意遐思⑥

睢晓鹏

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

刘备和赵云的分歧是方法论上的分歧。刘备使用了逻辑三段论的推理,即为结拜兄弟报仇称之为义;赵云则使用了利益衡平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公正、公平的评判,使其达到平衡状态。《三国演义》开篇即桃园三结义,刘关张誓同生死,情同手足,关羽为东吴陆逊设计所害,为其报仇,乃义之所在,诚如刘备所言:“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在刘备伐吴这节故事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利益:一是讨伐曹魏的利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起家,刘备则以汉室宗亲立命。曹操身死,曹丕篡位,作为汉室宗亲,刘备起兵伐魏,一方面可以正当化其自己登基为帝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与曹魏割据中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二是讨伐东吴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决策?一般而言,在单一利益的情况下,运用逻辑三段论得出的结论是恰当的,但在多种利益交织的情况下,仅凭逻辑三段论就不够了,还需斟酌各种利益的大小,以作决断。在本文引用的故事中,两种利益尚较为容易判断,赵云之言即表明了其判断两种利益何者为重的标准:“汉贼之仇,公也;

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由是观之,在此问题上,赵云较为理智,而刘备因惑于兄弟之情,一叶障目,考虑问题尚欠周全。

不仅在战略布局、行军布阵中会遇到上述多种利益抵牾、冲突的情况,在法律适用上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此时,仅靠逻辑三段论,难免挂一漏万,因此,须多种利益进行通盘考虑,以作出最优的选择。

问题是,多种利益如果并存,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如何衡平,须有一定之标准。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的分析,比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梁上上曾著有《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专门探讨具体利益衡平的方法。在该文中,梁教授将需要衡量的因素归纳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种,并分别予以详细探讨。

所谓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是指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所谓群体利益,则是指类似案件中对类似原告或类似被告作相似判决所生的利益;所谓制度利益,系指一项法律制度所固有的根本性利益,如婚姻制度的一夫一妻制和禁止重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著作权所要保护的作品具有独创性等制

度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等;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则是指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内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上述四种利益构成了一定的层次结构,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递进关系,也是一种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的利益,当前后两种利益产生抵牾、冲突时,应以后者为主要考量因素。

按照上述利益衡平的具体方法分析,讨伐东吴的利益,仅系为兄弟报仇,乃属于“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即使加上张飞以及刘关张的后辈,亦仅可勉强将之认定为“群体利益”。而征讨曹魏的利益,则涉及到封建制度这种当时基本社会制度的“制度利益”。因此,讨伐东吴系具体利益、较小的利益,讨伐曹魏系抽象利益、较大的利益,两者比较,赵云所谏为是,而刘备一意孤行为非。

利益衡平不仅仅只是一种智识上的游戏,它还是一种保障结论妥当性的机制。事实上,刘备执意为关羽报仇而讨伐东吴,结果被东吴陆逊大败于猇亭夷陵之地,刘备不得不退而据守白帝城。最后,刘备病死永安宫,以致诸葛亮引发出《出师表》中哀叹:“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殒”。